

金属鸟

如同往昔的每个清晨，我们像雀跃的鸟儿般追逐着蝴蝶和小蝗虫。太阳洒下金色的光芒，昭示着新一天的开始。我们带着用驴或马尾鬃制成的捕鸟器^①，深入村旁的密林中，我们不仅善于做这种捕鸟器，更熟谙用它捉鸟儿。在这片林子的深处，盼着能多捕获一些猎物，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，这将是我们与村庄和那里父老乡亲们的永别。

我们沿着小径直线前行，领头的是哈利勒，他在我们中间年纪最大，对这片人迹罕至的茂密丛林最为熟悉。他手持斧头，砍断挡路的交错树枝。伊斯哈格跟在他后面，他是我们中最小的，迈着蹒跚的步伐，左手拿着绳子，右手握着他心爱的竹笛。我走在最后，跟在伊斯哈格后面，时不时打趣他的跛脚，每到这时他便会生气地停下来骂我，有时还会向我丢来被哈里勒砍下的树枝。我们笑着闹着，童年的时光是如此欢乐。

走了约半小时，我们便接近了林子的西边界。之后便鱼贯而出，走出了被密林覆盖的地界，面前是一个宽阔壮丽的山谷，风景优美，伊斯哈格坐在沙滩上，将绳子放在身边，把竹笛放在唇间，开始吹奏略悲伤却动人的曲调。五颜六色的鸟儿在我们周围跳跃，有时停在沙滩上，有时停在树枝上。伊斯哈格沉浸在吹笛中，而我则娴熟地准备着捕鸟器，我拿起一根树枝，把它插在沙子里，然后将捕鸟器放在树枝下，撒上一些玉米粒，不一会儿，就会有鸟儿落入了圈套之中。

突然间，我们听到一阵嘈杂的声音，这声音越来越大。起初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声音从哪儿来，但很快，我们意识到那是村子的方向，从那传来了尖叫声、哭泣声、呼喊声……伊斯哈格停止了吹奏，把笛子扔到一边，哈里勒准备好了捕鸟器，却也把它扔到一边，竖起耳朵，倾听着，尖叫声、哭泣声和嘈杂声越来越大……我们慌忙走出了林子，向村子折返。

尽管哈里勒腿脚不便，却仍走在最前面，树枝和荆棘划破了我们渺小的躯体，但没有人停下来。当我们接近村界时，浓烟遮蔽了天际，挡住了视线，声音也一点一点地消失，直到完全沉寂。此时我们身体早已疲惫不堪，心中也惊恐万分。

在树林中，我们看到了一些蒙面人，他们手持枪支和刀，站在烟雾中，像幽灵一样在各处移动。我藏在一棵大树后面，伊斯哈格紧紧抓着我的手。哈里勒则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奔过去，大声喊着，叫着：“妈妈……爸爸……”，紧接着，我们就看他头部受伤，扑倒在距离我们仅几米远的地方——我想大声呼喊，但声音却像沙哑一样，喊不出来——我的衣服都被浸湿了，伊斯哈格则把拇指放在嘴里吸吮，躺在地上，一脸茫然。

^① 苏丹地区特有的一种捕鸟器，多由马或驴的尾鬃毛制成，形似弹弓。

随着烟雾渐渐消散，一群蒙面人悄然离去。我仍躲在树后，而伊斯哈格依然两眼直勾勾地凝视着虚空，不发一言。

我不知道我是如何走出这片密林的，我经过了我们的同伴“哈利勒”的尸体——看到他受伤的头颅，胃液在我的肚子里翻滚，涌上喉咙，我跪在他旁边呕吐了起来。

我缓缓地站起来，朝家的方向走去——它曾经是家的方向——一路上我被烧焦的尸体绊倒，鼻腔中充斥着尸体和芦苇烧焦的味道——废墟中，我停在了一处自认为是我家房子坐落的地方——此时却散落着人们的尸身，我的直觉引我走近了一具烧焦的尸身——我仔细观察尸身残骸——那是我的母亲——我凭着她右腿上戴着的银色脚链认出了她，而今这链子也被熏烤成黑色……我哭着跪倒在她身边……，我仰面朝天倒在地上，恸哭不止，太阳在天上高悬，炙烤着大地，让此刻的我更加痛苦难熬……我不知哭了多久，直至昏睡了过去。

我被一只在附近徘徊的流浪狗吵醒，它碰了碰我的脚，我害怕得浑身发抖……此刻，我想起了好朋友伊斯哈格，便艰难地站起来，拖着双脚向林子走去……我找到了他——我的朋友——他还是那样眼神空洞、一脸茫然地吮吸着拇指。

“伊斯哈格，我亲密的伙伴，醒来吧，说些什么，不要再发呆了，和我讲讲话，在这里只有你和我，没有别人，拿起你的竹笛，再吹吹你那悲伤的曲子吧。”

然而他依然默不作声，仿佛永远无法从沉默中苏醒过来。夜幕降临，狼群嚎叫着，声音在树林中回荡。我想起了我的祖父，想起月夜我躺在他腿上，他曾给我讲过的故事。有一次，他和他的朋友们去打猎，当夜幕降临时，他们点燃了篝火，以防狼群和野兽的袭击。在这夕阳西下的时刻，我想起了他，夜幕降临时我在灰烬中寻找一些仍未熄灭的余烬，然后把伊斯哈格放在我的腿上，就像抱着一个婴儿一样，篝火在我们面前熊熊燃烧，一边取暖，一边驱赶着野兽和狼群。

就这样过了两天，我的伙伴，他还是吮着拇指，躺在那儿，两眼直勾勾的……。我以树果和烤麻雀为食，他却一直什么也没有吃。

第三天早上，当我驱赶围绕在“哈利勒”尸体上的鹰和猛禽时，听到天空中传来一阵可怕的轰鸣声，我急忙惊慌失措地跑向林子，躲在树下，而我的伙伴却还处于昏迷状态，轰鸣声越来越近，震耳欲聋，然后一个类似大鸟的金属物落在我们附近，它有两只翅膀，一只在它的背上，另一只小一点，在它的尾部。这是一只我以前从未见过神鸟，声音可怖，落在了离我们不远的地方，随后它的咆哮声开始减弱……直至完全消寂。

让我感到无比惊讶的是，金属鸟的一部分竟打开了，从中走出了一个人穿着白色无袖工作服的男子，随后，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从鸟身中走出……每个人的样貌

各不相同，其中一个人肩上扛着什么东西。当他在地面上站稳后，将肩上的装置报到胸前，举到双眼的高度……然后从中放出一道比太阳更耀眼的光线打在烧焦尸体上，我抱着同伴，由于过度惊恐颤抖地躲在隐蔽处。

他们开始在这个地方闲逛，一边说话，一边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写着什么。有一处起火的地方仍有几缕细细烟雾袅袅升起，其中一个人缓缓走近并呼唤同伴们聚集在火堆周围，环顾着周围，接着又小心翼翼地向着密林深处前行。

随后，他们发现了我，我惊慌失措地几乎要昏死过去，此时我还抱着我的伙伴，他还在两眼直勾勾地吮吸着拇指。他们其中一个人温柔地拍拍我的头，这让我的恐惧消退了一些，然后他轻轻地把我与同伴分开，并扶到一旁，问了我的名字，我并没有回答他，而是瞬间哭了出来，长久地无法停息。

在我们被抬进金属鸟之前，地上早已布满了行走的金属器械，这些四足行走的金属是圆形，黑色的，上面坐着一些统一着装的人——他们并不像那些从金属巨鸟肚子里出来的人——他们的服装不太一样，但都是白色纽扣，没有袖子，背上有着红色的标记。

金属鸟的内部喧嚣吵闹，但我还是睡了，睡得很熟、很沉。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身处一间白色房间里，随风摇晃，我的好朋友伊斯哈格就躺在对面，周围围着很多人，他们把一个小气球形状的东西挂在帐篷的顶部，另一端则挂在我同伴的手上——他空闲着的那只手——另一只手的拇指还放在他的嘴里，眼睛也依然在直勾勾地向上看。

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偷偷地溜了出去。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白色的世界——目光所及，一片纯白——一座座类似“茅草屋”式样的金字塔形帐篷^②，还有像我刚从中出来的那种四方形的帐篷，上面都画有红色的标记。

男女老少进进出出，穿梭于这些帐篷之中，我走在他们中间……盯着他们……看着那些瘦弱女人们……我多希望能够从中找到母亲的面庞……哪怕是有那么点像她也好。

^② 苏丹地区特有的建筑，形似茅草屋，屋顶多为金字塔状。